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燭湖集卷八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嚴續曾

燭湖集卷七

宋 孫應時 撰

書三

上邱文定公書

某竊惟公卿大夫之門中外無貴賤請謝候問之書四面至執事者所厭聽而倦覽而某雖極幺麽今於門下則為知己用情之地復詞贅語非敬實瀆敢一切刮去惟高明首察之某不肖且生晚其得事賢最後且踈於

衆人益自越中一拜星臺之下已而再謁於吳門蒙賜坐款語而假舟饋爐以濟其道塗之急尋一貢書陳謝其後伏匿荒遠不敢囂囂效流俗以夤緣扳附為心重以憂患忍死三年姓名未嘗嗣通於几格去年免喪赴調旅於行都兩月適逢執事受節出疆車徒戒嚴雖嘗伺候而不得見蓋其自初迄今所以上交於門牆者僅如此矧某天資怯訥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又無文墨薄技可觀采號為讀書而最淺鈍其稍稍謹身不忍自棄

於惡行固窮士之常節未可保其終也不識侍郎以蓋世之英明徧閲天下豪傑魁磊之才其可以為當世功名之儲者何啻千百數而於某乎何取乃者法從被旨舉可為職事官者而侍郎辱以某充數僻遠傳聞之謬蓋久而後知之誠恐悸怖駭不自知所以得此雖然侍郎薦士而不使之知某受薦而久不及知且久不以謝是足以稱於天下曰公舉矣抑侍郎雖推擇之過意將勉為善以勸其終且曰取諸疎遠未嘗有求之中或足以

厲奔競之士某非木石其敢不以一旦受大人君子之知為榮而益以能薄無狀異日變節毀行負門下是懼雖極慚不稱無所逃避有如竟自隔絕疑非人情茲敢布其本末若夫恩地門生之詞竊自度其非侍郎所以公舉之意故不復遵用併惟鑒恕司户學士凡在此州紆鬱罷業然維持補救之賜及於境内厚矣某每荷相與顧吏事澳汨亦不能常相聞耳

又

某恭審榮膺妙柬出鎮全蜀夷夏聳然宗社幸甚某凡陋不肖誤蒙記憶猥預薦書俾參軍事初奉機宜兄之報誠感激願行已復有所自疑故輙懇免伏拜端午日手書一通仰惟特達知奬卓然古人遇國士之意某亦私竊揆義理真不見有可辭者尤幸老母强耐不憚遠適謹定計承命自餘碎細具以告機宜兄若夫銜恩頌德覼縷之詞諒非先生所望於某者故不敢以瀆敬乞

台察

又

某初四日在嚴州遣急足趙寔行畧具禀目初六日抵桐廬迺領侍郎所賜書葢下書人以溪水方威恐泝相參差只於桐廬相候故也書詞鄭重禮數謙屈視古人待賔客之意有加焉如某不才無能為役何敢當此區區自忖私計不精審始者決謂當侍老母西遊既已受檄且拜命離任矣而二兄自鄉里踵至力禁此行謂萬里奉親為非是且不宜徇弟故重二兄白雲之思母

氏意為之回而某遂無以奪此在寸心本應徑辭門下然却不成舉止有孤知遇只得單騎杖策追逌躬稟亦不敢不隨至蜀但不能久於依附矣初九日辭親於漁浦到都下為知友互留度十六日方得行令先發張全上報麾下已再從漕臺易小舫計二十三前後必至京口或已後期尚可追及於金陵也他悉俟侍見稟次

又

某惶恐拜覆制置閣學侍郎先生請違忽已旬日歳晏

緐陰恭惟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不肖蒙先生提挈萬里相從一年有半教誨成就之恩至矣厚矣銜戴感激豈復多言所能陳謝惟是凡陋淺短無補毫分而年長學荒寢孤期望抱此二懼念之寒心其他百為則在先生一一照料某惟知不敢欺負為門下羞而已廹於念親苦請先去曲荷聽許連日燕餞寵以詩章榮以臨送旁觀嘆息殆絶前比回首結戀更復可知某自城南陸行至眉州留再宿登舟初七已抵嘉陽只待先生所附

諸家書信至此便即東去朱茶使前月末已先邁矣先生鎮蜀威惠實著民物昭蘇凡所聞見贊仰一辭方兹上心有疑國論未判諸賢回皇咸望先生亟還爲朝廷重伏計嚴召不遠敬乞珍護眠食千萬自壽不備

又

某在敘州萬州凡三貢狀未審得呈徹與否某夔府留四日秭歸邀税留六日此月十一日方抵荊渚川船例有厚載之疑又畏風雨多濡滯到鄂恐謀易一舟去也

此間勢必尚駐半月舟中聊得讀書觀已隨分安適乞不軫念自楚以東去冬地震冬雷天狗墮蜀中計不聞之長寧虞倅頗知時事往往有異聞可詢也便中敬此申候起居伏乞尊照

又

某惶恐拜覆制置閣學侍郎先生某還家五旬嘗一再貢狀未審達否違離久濶豈勝尊慕即此火流之月涼風欲生恭惟公堂清暇書帷靚深天相台候動止萬福

乃者天下大變壽皇上賔恭想先生摧慟難忍方是時
訛言震驚朝野恟懼已而小定而上有疾竟不能執喪
於今遂踵故事傳祚嗣君更想先生憂疑旁皇身雖在
外無頃刻不心在王室也遠書不敢盡布終當若何西
南獨恃先生鎮拊帖然如平時猶是國家之福然又豈
若先生在內為福之大可不致有近日事耶某侍老母
幸無恙晨夕菽水之奉都未曾他出入便中拜此託奏
邸通消息伏乞倍萬為天下自壽不備

又

某伏自去春登門連日侍教誨蒙燕勞賜予之重請違一年無非西鄉引領馳心坐隅之日而未嘗奏記以自見蓋僻居蓬藋無端便且不敢輕瀆嚴重而又撫事太息難言輒止以故雖負曠怠之罪尚恃恩私必賜原察中間敬喜獨先諸人而拜琳宫之命但於今事勢先生定未容出諒惟血誠憂國亦何能遂戞然然此事有所關係豈人力哉深居無事優游養壽玩心高明德盛望

尊天下猶有所恃也某守愚安分冒昧試劇自三月八日將母離家四月三日巳抵琴川將以初六日祇服官事敢不兢兢自勉惟是窘弊弛壞千條萬端未知濟理幸距師門不遠嗣此可以數數拜書請教併託存全之賜是所大望

又

某伏自到官之初一嘗奏記蒙賜手答慰藉重厚捧拜感激爾來累月雖瞻望門牆不遠數舍時於道路得聞

起居之安而劇邑日困枝梧心煩目昏作字如隔煙霧以故闕於通敬尚冀憐察此邑素號難治真是名不虛得法廢積久民慢其上稍裁以正百怪橫出冥心禍福固不暇計最以財用迫急非如他縣有秋夏畸羡得以相補惟仰榷酤征商二事而前人去冬不辦蒸釀為後人地不免遠貫陽羨筍逐什一終日沸煎大抵此類薪錢僅無乏事舊逋之責又起慨然自嘆脫歸未能然視比年諸人榮悴升沈之變相尋幸自以不才自分泥塗

雖寔辛苦尚差平淡委之於命亦復何言惟是踈短謬

戾不能無負於民計當日儆尊德顧垂教約俾得思改

終不為師門羞不勝大望先生閑居養心觀妙其益無

疆其樂無窮甚稱雅志何當復從容函丈請聞緒餘之

教外此心素未易悉陳伏惟為國家天下千萬自壽

又

某從祿於斯奉親無恙戴沐恩紀不暇自言咫尺師門

久闕貢狀皇恐負罪甲第落成既久伏想位置愜當坐卧

遊集當樹木交陰時禽變聲欣然自足之味何減古人亦復發興篇章不惜錄寄幸教後學是所大望向來足疾不復發否楊侍郎歸途計必相聞一時士論便已推高祗可笑耳某黽勉劇邑艱險備嘗幸而上下稍稍相孚未及於罪後日恰及再考未保一年之間能終吉否更惟教誨是賴也

又

比者談命徐君來領所賜書伏讀感激渠言旦夕當復

詣門下隨即寓拜稟幅不知定呈達否向來微苦重聽
今聞已十分清勝賔客及門笑談欵曲間出遊覽融怡
自如極用欣慶頋不肯一作子公書諸人當有盍少貶
之勸而先生處此則既有餘裕矣區區小子唯有敬嘆
而已某冒昧試劇邑不自意全前月初六幸足三考唯
是屢趣代者而忽變約欲至六月當去復縶良復大悶
今先具舟送老母與一家東歸初十離此某却少留續
懇黄堂求脫去矣是時扁舟獨行則可畧造牆仞償所

顧預以自喜念久不專狀恐先生亦欲知此踪跡故具
稟聞伏乞尊照

又

某皇恐拜覆觀使閣學侍郎先生前月王友君保行嘗
拜狀必徹尊覽即此秋冬之交晴雨得宜伏惟燕坐靜
深天人所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屏居奉親坐竊祠廩惟
師門之芘是賴昨來諸公或諭令自雪幸緣頑懶不敢
踪動果聞近者集議力起前令十八年之廢因復借此

明彼重見黜黷此其餘怒未息積毀未消之明驗也不惟未可雪殆亦未可叙矣不審先生亦謂然否家本賤貧分甘草莽兒時同舍尚困場屋正使復為一民亦是古來常事況已幸脫重論不㝵齒於人世今又晏然高卧不施寸力月有所入猶勝向來辛苦作書社正可媿畏尚安敢汲汲作平隴望蜀之念耶老母賤婦亦皆深諭此意以此處之極安在先生素所識察不假自列聊復陳情及之耳王友必已過建業此士心行可保實不

易得非先生亦何以使之辭親捐家相從千里之外哉向寒伏乞倍萬為天下壽重不備

又

某皇恐拜覆判府制帥大學侍郎先生自杪秋申詞動靜久矣未克嗣狀窮居遣人既艱又畧不遇端便比王生君保歸途雖嘗相聞亦不能一來故不得以書托其從人回達恭承先生一卧十年固已浩然與世相忘而自公論既明朝野中外無不以安石不出為嘆今兹優

詔强起至再至三先生亦皤然以未嘗一見主上不欲偃蹇坐違君命遂以趣裝南來此於出處之際寔當天下之大義無可復疑惟是區區私竊妄意老臣鉅公負四海之重望而時有難易交有淺深進有不得盡所懷仕有不得申吾志雖復預期他日脩身辭榮不失山林江海之樂顧冬簷夏簟追討平生亦不能無遺恨於此段未審先生何以處之門下賤子愚戇妄發臨書不覺及此皇恐死罪即日春晚暄淑敬想入脩門覲清光天

人佑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屏伏蓬蓽幸侍老母無恙若先生不果留中來鎮東海即容扁舟迎拜上虞餘姚之間一吐十年之逺悃餘惟倍萬為天下自壽是禱謹狀不備

又

某皇恐拜覆留守安撫判府大學侍郎先生即兹庚伏在辰勮暑未艾恭惟麟堂清嘯折衝萬里社稷倚重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伏自初夏報所賜教不知將命者

何日至果不愆期與否文字倉卒踈謬決不能稱先生意祗切追懼末由嗣狀敬申開府之賀惟有日日尊慕之誠伏想視事兩月風行草偃江山城郭煥然改觀豈惟留都大府一正紀綱之舊而國家根本屏翰之計必了然目中弛張廢置有次第矣甚盛甚偉真可為天下慶立之護漕足能叶心同規廟廊選用政非偶然其他得無尚有難調者否武進尊兄有列邸之除才業顯聞僉論允諧亦見公朝加厚先生之意諒增懽慰某窮居

幸老母健安昨以磨勘叨轉一秩六月旦祠官已滿畏暑且乏行貲未能負詰謀禄且不敢輒通光範書以干大庾涼秋尚賒伏惟萬萬以時以道尊養威重趣裝入相以副四海之望不備

答吕寺丞書

某頓首再拜子約籍田尊兄二月初鄞中附一狀達否潘兄便中繼得惠書誨告委曲玩繹欣荷屬為此來衮衮不能寓報唯有敬仰一春多雨行且迎夏伏惟在職

靖共尊候萬福嫂氏眷集已偕至都否尊兄德美克肖
世烈此除孰曰不宜職守之外何時當對語默可否兄
優處之必能正學以言端不飲西湖水而負朋友但恐
意或迫切則氣若躁擾語亦拖沓頃年見兄多如此不
知今何似耳吾徒齒皆長矣惟有各自切身點檢勿負
夙心恨此濶遠不得面叩新功也某憂患之餘求三年
次稍欲讀書偶復蹶成技身朱墨倥偬方始區區所欲
自試殊未能信少定以漸出之此邑幸有麗澤三數友

如余解元履昨見過論議氣象甚佳江必東頗似汩沒不逮十四年前小閣會聚時亦皆未暇款也學校久廢未知下手處凡於此邦聲跡相通凡有所聞謬戾之狀因風一一見教至望遇便燈下奉此餘續具訊時中千萬保重不宣

又

某頓首再拜子約寺簿尊兄昨得去冬書警教詳悉區區遠客無聊久不果嗣狀但有懷仰春老日長伏惟王

官雍容尊侯有相萬福某蹭蹬遠遊固不可悔顧丈夫亦欲一覽萬里少快耳目耳安知别家不三月伯氏忽焉早世使老母哭長子而重念某之在行無以為懐回首白雲耿耿可知本只俟水生謁歸主人以到此日淺人情未洽苦相挽駐期稍有惠於蜀須秋潦退乃行以事勢言之雖么麽不繫輕重而便去亦誠未有代任此責者故難決裂耳然今亦未定為留計也向來數月不雨近幸優渥未知後當如何東川荒政未竟而劉副端

受代極有利害西路綿漢多饑民方急救之令歲萬一薦饑則可慮者大矣都下近事何如大理之力何為動搖一臺耶晦翁先生成桂林之行否小報荆門休致殊為駭惋顧未敢信也遞中畧此未合并惟千萬自壽不宣

又

自春來月月說歸以故濶不上記懷想德義實勞我心某獨身天涯念親之心不能頃刻置已擬初夏東歸而

邱丈堅委一至益昌見總卿因到武興畧觀邊頭人情
辭之則他無任此者遂度劒閣行棧道泛嘉陵江而同
雖書生胸中粗不無開廣之助然人子之職曠闕甚矣
秋風峽水可下決不復遲留也諸賢在朝損益何如昨
見面對必展盡惓惓恨不得聞梗槩也因見陳内史薛
太常徐右司諸丈或蒙及不肖姓名幸幸幾道計已解
組東歸公朝有意收拾之否荊門遂止此私竊痛之同
父晚得一第可為交友慶恨未見殿榜也

又

自聞凡補外僕亦辦舟出蜀遂不奉書歸來汨汨多事
僅嘗因中甫書託道消息不克附訊茲拜誨尺欣感可
言某曩者遠遊悔懼度日今茲善歸母子相保真是天
幸從容膝下如夢得醒餘無可言惟是亡兄未葬追痛
如新方此營治宅兆涼秋可襄事都未暇他出入也天
地大變重華厭代薄海臣民同一哀慕上疾瘳於喪紀
慈福出令遜授嗣君雖盛典踵行古所未有然區區草

野私憂未知諸公為後日慮亦周盡否非所敢妄言也兄當同此意耳蜀比安靜幕中諸公似未有容客邱文高明絶人贊畫亦復非易吳氏兄弟平平部曲取能奴事者僕常觀其軍可無慮張君卿且可撫輯也寧海丹邱之約中甫亦嘗及之俟先兄葬畢又須往哭史魏公送其葬恐未可預結言耳如聞臨吏卒仍或蹊急怒罵處賑濟等事未免煩擾雖未必然然度氣稟容有未盡平者當能徐察隨改也年皆長矣身之不治何以治人

久不相見聊吐所懷以來警誨耳

又

某頓首再拜上狀子約寺丞尊兄臨安連月盍簪畧相與展盡别日遠訪我逆旅語不能休繼以手帖猶欲流連極知惓惓有此日足可惜之意固以前料必不容於時而襆被以待還矣既别二十日遂聞韶石之命天威震動海内剔息旋審半途留舍廬陵益驗聖朝家法忠厚而前日之事明主本無成心於其間也計惟感恩念

舊方當自力不懈較變通於將來其終能無毫髮媿於前人光然後即安焉若夫矜於得名以懟其上必非吾子約之所忍狂生野人往往不達大體務崇私議以禍斯世宜勿酧對諒不待區區言也二十年前每見兄諷詠紫薇先生所賦張才叔詩不㢡令茲亦允蹈之臨風太息徬徨侘傺尚復何道久欲附問村居僻寂杜門省事不敢輕於訪便坐成相踈然間從諸人處傳聞近况甚强耐日課讀書無休暇時玉汝於成豈非天賜即此

冬寒益侵遠惟進脩有相尊候萬福時發汪兄同處不忍别顧為道傾仰意聞嫂氏欲自往誠否婺女當常得安書也近見新昌令季於會稽疾亦不輕幸浸平矣某家居奉老母麤安常熱闕在明年春杪餘不足勤遠念相見尚賖千萬珍重以健為本而已不宣

又

某頓首再拜上狀子約寺丞尊兄去年春得新昌令弟處報書已而攷官來此後嘗因廬陵曾主簿便寓一紙

竟不知達否念兄遷謫未聞自便之報中夜嘆喟耿耿

不忍言也不知兄去年以何月到宜春比之在廬陵時

不無反落莫否郊霈後須取旨未定何如即此冬中晴

寒遠惟德業有相尊候起居萬福謫居無事大可閉門

讀書寧非造物之賜體中儘强健否此等境界當意氣

盛壯時能泰然處之不難日月寖久惡況滿前衣食婚

嫁之計日迫真能使人精銳消恧陰有創艾之意惟著

鞭自彊無媿古人是望然賔客書疏語言文字之間却

須深自重也區區忠愛之私因敢及此樂道遭憂可念平父昨得書却安某强勉試劇行亦兩年隨分支吾無復政事可言得未以罪去而老母强健舉家團圞可謂幸矣因南安新守行託其便道致此書何由合并臨風悃然時中千萬加餐自壽不宣

與項大卿書

某頓首再拜平父教授年兄過武昌得見漢東集愛栢堂諸詩想見吾故人風采嘗作一紙書託張都帥附達

當已至耶來沙頭拜宣議尊叔見令季借得近作一編從頭閱過亦畧抄之備見當時蜀道出入景物意度慨嘆之餘益不勝喜輙成四韻寓寄他未有可言者然吾輩頭顱今各如此矣而未知止泊處各將奈何觀兄豪爽傑出固非駑鈍所及抑所當用力者猶宜在此邪荆門去年嘗相聚否秋冷即日遠惟尊候萬福諸公長者咸在長沙相與正可樂省事觀已似復味長如何無由合并臨風增喟草草不宣

又

某頓首再拜上狀平父正字年兄執事一别十年矣有懐直諒多聞之益夢寐往往見之非復虚言去秋過沙市拜年家叔蓋嘗寓書并一詩道意尋聞詔入修門遂登瀛洲此在平父分内得之已晚不足為賀然亦小慰雙親意又因得盡室還浙中故當慊所懐也館中固多賢得平父翹楚其間士氣增奮尤以為國家喜恨未見對策便中録示甚望某獨身遠遊老母倚門望歸而伯

氏早世未葬此心摇摇豈樂久留夏畏漲峽因循及兹姑就一考十月即東下矣蜀中幸一稔邊頭雖失大將人情帖然無他僕頃嘗往觀其師矣東南旱潦似不細時事日關諸賢之念今其何如奏邸多端便能具梗槪相語否宗臣獨任其憂愛之必有以助之惟平父留意他懷莫究惟為君親自壽不宣

又

某頓首再拜上狀平父知府檢討祕書尊兄前年春臨

安往來晤語之樂分手無何得兄池陽之報尚以慰意尋復知蹭蹬周章如許豈勝耿耿之懷天時人事有所必至諸賢顧不早自鏡見無復追論念兄業誤庭闈挈數百指來謀徙家漂泊展轉竟復西還老人得不邑邑動心耶每欲寓一紙問訊遇便捉筆歎息復止此心可印亦不待言即兹春晚遠惟杜門奉親尊候有相萬福年家尊幼中外人人均安某去年初夏到官今正一年瞶眊盤錯之中不敢憚勞聊復隨分枝拄禍機滿地無

可避就委心聽命而已老母近嘗大病更生僕亦嘗多病志意愈衰落四方師友書問例絕蓋不能專人又難附耳兄閒中當復讀書平生定氣覺今是而昨非造物之賜適大何由復相見熟論兹事惟加飡食自愛是祝江陵新司理趙君居此邑告别之官畧奉此通意侍側乞道起居不宣

與王秘監書

某頓首再拜上狀判院木叔尊契兄庚子之春實與兄

别中間人事凡幾變矣然僕常心敬兄自以異於他人雖歲月之遠書問之絶獨耿耿如日在紫芝眉宇之側不知兄與僕亦不忘否耳憶離遂安時嘗一寓書殆未嘗達耶去冬應徵之來能言近况甚喜尋聞大臣汲引出於至公遂登朝列士無間言益以為喜忽奉惠翰相勞苦勤篤喜復如何即此秋朔隆暑伏惟襟韻清凉台候萬福某守愚安分只似昔時髮白目昏老境侵矣受縣最劇隨力支吾幸不得罪於民而為代者所挶薪使

君非素知以此留未得去孤特無與事或未可知所恃者民言衆論之無他耳到都當求見向涼千萬珍重不宣

又

前年冬杪自吳得歸過都不敢相聞當悉此意不謂兄久亦不容於朝幸非指僕為累然料其實所以奉累多矣能不追悔否也抑遏有專城之榮又似適足為福高情曠度何所不可言此聊發一笑今歲六月極暑未秋

已涼而連日狂風横雨不無傷稼千里傷距彼土何如澄江地近而望不輕然最少事易治號為道院仁人臨之但為之弭災致祥使歲功順成善有所勸枉有所懲斯可矣他不足過於用心也妄發之言又當一笑某杜門奉親不敢訴窮於人寄諭令自雪則未能往蓋懶且無資又非身行不可也兄以為何如懷抱千萬臨紙耿耿

與趙太丞書

某頓首再拜上狀幾道節推尊兄客緒無聊日念東歸
以此久不奉書可量馳仰春暄伏惟幕畫奏功解龜改
秩尊候萬福今歲計已不及春班受代後且還黄山或
尚小留耶諸公推轂寖力或當有異渥也某昨便欲買
舟治行以水未生姑以春夏之交為期今主人又苦留
未聽蓋此間事正亦要賔客商榷通達内外之情蜀士
持高論尚氣節者或未切事理其他又只唯唯王立之
辛已到其人平直引大體最可恃劉師文尚未來也邱

丈雖剛毅然深思而內恕與善不疑但不相諳者却未免成疎隔耳以此恐不得不為更留至九月乃決去惟是日夕念親不能自寧猶賴仲兄在膝下而荊婦頗能躬井臼之勞以謹奉養之職耳蜀比春旱損麥今雨後可半收綿州饑甚東川荒政適劉副端受代殊有利害朝廷於遠方監司太守似少精擇帥亦不敢一一有言但可嘆息不知都下傳聞此間政事無過甚之論否遞中附此餘惟千萬良食自重不宣

上孫知府叔豹書

某皇恐拜覆荆門使君宗兄即兹春雨中遠惟懷章燕居台候神相萬福某自昨領報教尋承剖符方城又聞趲成近次欲拜狀見賛喜意而以無端便因循忽蒙緘翰問勞詳曲感悅之餘媿不可言兄之高才知之者宜及其未老急用之所治愈大所就乃愈偉今新治雖佳地然邊頭無事正可坐嘯恐不足展所欲為又須尚槃礴一二年於壯懷得無稍鬱鬱耶來示體中時或不佳

疑坐此耳然譬之水至平且静其本性也聲如雷霆濤如山岳其時與勢之不得已也高明端然一笑領此言否燕居新成揭名惟一可謂達人而不鄙以記見委區區豈敢辭但年來俗塵塡塞筆硯荒落將何以承命少俟他日可否某疲薾如此更半月書再考末後一年正自難保姑亦聽之造物彭兄告歸寓報草率餘惟珍護寢羞為國自壽不宣

寄周正字書

某頓首再拜上狀南仲教授尊兄曩歲過吳將入蜀蒙會别於曾天輔官舍於今八年而天輔為古人久矣僕來琴川兄之秋浦固有參辰之嘆兄歸簡出僕縛吏事一見未能而尺書亦復闕然不通僕則有罪兄亦亮其心實耿耿不忘否也春暄伏惟絲侍康娱尊候萬福年來時論猶追咎向來未已使吾南仲亦不見容高明固自安之不乃微動尊老懷抱不能無邑邑否惟此一段當益進其所難餘皆忘言可也僕為養為貧冒昧劇邑

偶未及於罪吏一月或可全璧脫去到郡當畧求欵莫粹中僉判曽相識否其表兄虞貫卿在鄉邦入學校皆有聲其識趣非凡流也蹭蹬不偶今隨在簽廳欲得結交於君子求書為先因得叙不敏意不宣

答杜良仲書

某頓首再拜良仲省元尊友兄使來辱書歡慰無限春中屢雪餘寒未已遠惟尊候萬福某去夏臨安附狀歸來念武夷之行不遂欲專自詣委羽見諸舊友然舉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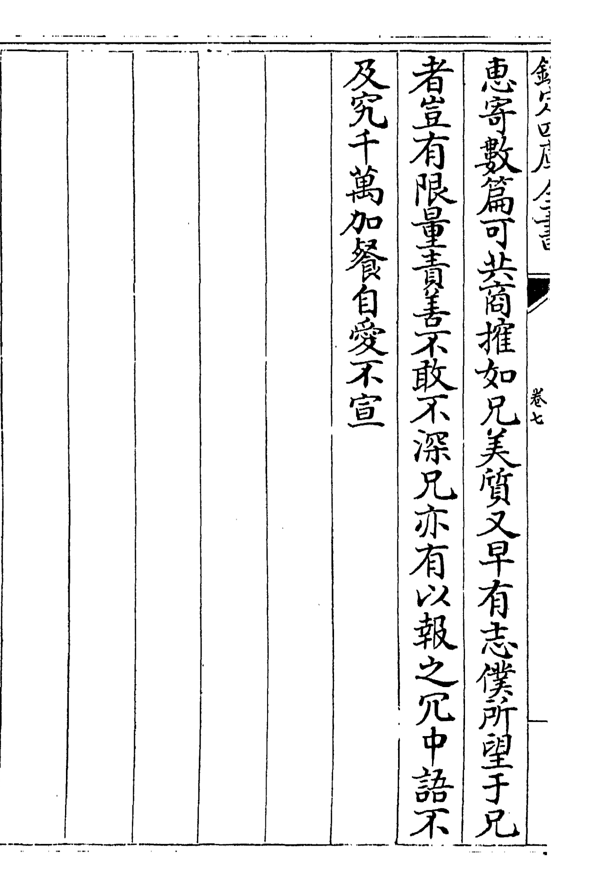
無名且窮人一出如拔山空言終不能償慨想古人每一相思輙千里命駕真是奇事計賢伯仲念我不置當亦發此嘆耳彼此憂患之餘感今追往人生至樂不復全得固當益為老親愛身自重紬繹故學課計新功稍贖向來悠悠之罪庶幾無負九原可以復見師友甚思極意面論相與激昂奮起神馳形隔是可若何頃不自量輙求小邑自試待戍三年謂可專靜讀書尚有煩受求益之便忽茲趣行憮然悼之天分素定敢不臨事知

懼姑以政學禍福得喪固不敢知獨恐澳㴱瞶眊終無補於世道反為世俗所變化耳兄誠愛我盍有以痛警之嚴州在臨安西南三百餘里遂安又其西南二百四十里陸行甚艱水道泝溪亦回遠窮山僻陋絶無將迎事似頗簡然賦輸故重未易支吾也撥冗具報草草餘惟良食珍重不宣

與杜仁仲書

某頓首再拜仁仲祕校尊友久別如許彼此免喪之後

當復自奮起為人甚願一見面相與極意熟論幾間新益然恨不可得也書來恵問勤懇不肖無狀荷朋友不鄙不忘何以當此即兹春寒伏惟尊候萬福某區區蹤跡姑具良仲兄書自憂患來血氣衰薄特甚體寒髮白飲食益少讀賾伯仲書亦復有此嘆是可若何此身萬事付之造物獨吾初心決不可自負虛見易長實德難進閲歷益多亦可以自觀矣努力鞭策尚可補過不然竟墮無聞見惡之域其可懼哉他日有便凡近作文字



惠寄數篇可共商推如兄美質又早有志僕所望于兄者豈有限量責善不敢不深兄亦有以報之冗中語不及究千萬加餐自愛不宣

燭湖集卷八

宋 孫應時 撰

書四

上張參政書

某州里晚出知慕先進名德之重殆三十年而摳衣執鞭有願莫遂天不借便徒私自憐自聆際會休明超歷顯要素望增重上眷郅隆區區竊與士類有喜相告然豈敢犯分奏記以取無因至前之罪夫何隆謙下士反

加聽憶先賜緘縢俯形慰藉恍駭感懼言不勝陳顧如
么麽自守戇愚爲親從祿以法受縣勤身委命無足憫
悔惟此邑盤錯轇轕不與他等右史舊所臨屈知之實
詳二十年來積弊愈甚訟煩賦重權輕勢孤怨府危機
巧伺横發倘可垂慈借重俾得稍布四體尤感德事僭
越控露皇恐死罪

又

某晚出賤陋未獲拜趨道德之光昨歲猥蒙俯賜台翰

尋具稟濆辛徹崇聽惟是顓愚安分未敢繼脩時節起居之敬然而側聞大君子在朝主盟公論為國元氣位任愈重望實益尊竊與海内多士舉手相慶顧如某不肖無狀冒昧試劇日履危機而游沸鼎委心聽罪何敢以螻蟻之蹤上干法從近臣以儌倖萬一為自全計曾謂前輩大人每因誤聽特垂記憶過誤之日首為府主齒及姓名又於廣坐誦言深示褒借之意遂使孤寒增氣謗忌稍釋夫取士於所未識垂德於所不求此真古

人之事今世所未覩也門下之於某是有非常之大造某何以稱塞感激惕懼大恐自毀平素為門下羞輙兹奏記少見推謝之悃伏乞台察

又

某螻蟻微蹤不肖無狀猥蒙大人君子採聽姓名誤加記憶而某山野拙踈頑鄙退縮不習於上交之禮罪有不容誅者伏自去歲齋艦過吳僅一奏記遽以瑣瑣僭横塵瀆尋領嘉禾所賜手札拊慰勤重固已非所當得

曩者府帖亟下督取已發之緡頗咸後遂輟止而又自此凡百寛假終於見知實惟重言之故則不勝感激區區竟失陳謝至若道路往來傳聞皆謂侍郎於送客之還覲也蓋嘗露章薦士而辱以某充數竊自忖度萬萬不宜有此豈其妄庸如許而可以當天子從臣為國求才之意不敢輒信亦不敢輒問以至於今而傳者猶或然或否相半也雖其必無是事然侍郎每對賔客及於新使者太守之過辭也往往語及下邑之𢿘劇而不以

某為有罪又至於頑民不根之謗皆陰賜之辨明使折牙角以沮其餘蓋門下之特達施恩於某者可謂天下之所無而古人之所罕及矣某誠不自知所以蒙此顧復闕然不脩記府時節之敬孤負之罪皇懼皇懼

與史同叔書

太傅以盛德大忠功在社稷天人所相年位尊高至此諸友雍容少年坐以顯貴天下望之真神仙也努力學問儒素清苦不為富貴之氣所移通知國家源流習朝

廷憲度講太傅宰相事業不媿韓范諸大家於以報稱君父其志念當倍切於衡門窶牖之士乃可吾同叔以為何如某遠宦蕭條蹤跡不能縷縷自道二老人安寧得斗粟麤可為養此外榮枯禍福有命不敢有一毫計較僥倖心惟是吏逐逐逐使人夢想東湖碧水春風虚堂永日中意味恨不可復得耳王立者借留過久前此未得俸無以給其行且書尺併多故今方能遣幸勿罪之他惟寢食自愛重益對寵光慰此遐想不宣

又

某頓首再拜同叔太社尊友去歲一通書今復許久衮衮俗狀使然非相簡也即此夏氣尚清遠惟職業清暇起居萬福太師府慶問恭想日至某亦自去冬拜太師書未克嗣狀蓋僻陋非可附便專人又稍難區區繫心門牆則豈敢忘哉孤蹤黽勉於此已逾一考沈濁塵垢之中安分而已人或以其不屈已求知為好高亦不敢自辨也所可惜者年逺四十而讀書之願無日而償是

當若何吾友年來討益進學不懈旦夕冝有登瀛之寵
潘兄家禍如此何以堪計同叔情懐亦為不佳也念疎
濶太甚故作此紙未期盍簪千萬為君親善自愛不宣

又

某頓首再拜啟同叔編修尊友自去年尺書往來間濶
復已如許中間承擢贊西府譽處益崇深用欣慶即此
冬深晴寒伏惟朝序雍容台候萬福某矻矻塵土為養
從禄無功及民日自負媿偶幸未抵罪戾此去再周甲

子可以脫去未保能善後不耳凡有所聞切望見警同叔以師相子有賢稱浸浸為時用不患無顯官貴仕唯願益養覊業以揚先烈偶便具此紙草草餘惟良食自重不宣

上少保吳都統書

某此來初無職事止是邱文誠心欽重太尉相公勲名風烈喜於依託大芘恨不得相見故因某業至總臺就遣持書進謁麾下然某竊嘗聞太尉相公待遇下士禮

節過於繁重使客皇恐跼蹐無所容某以此憚不敢前而郎丈之意又不可以不達欲望鈞慈洞然加照倘念郎丈凡百往來皆真情實語無所自外而某雖賤遠無似惟知悃愊自信不習為文貌矯飾則惟鈞旨盡撤尋常迎勞委曲之儀但容候伺燕閒賜之坐語使得從容忘分盡吐其所願言者一二日即辭去是乃太尉相公不以俗子見遇而與郎丈相親客如一家其為榮感萬倍倫等矣陳情及此不勝懇懇之至

復趙觀文書

某復自甲寅仲冬參侍過越遇雪不能追道而以書稟辭錢清蒙賜鈞翰感葴為榮𭁸審臨鎮坤維三年之間六十州之民歌詠清靜寧一之治咸曰前所未有善良得職貪狡革心不勞施為坐以無事外及蠻夷擾馴如子三邊安堵一塵不驚海内傳聞同詞欽嘆上心眷眷衮衣召歸意將朝夕咨謀大政然而暫煩留鑰未覲清光人方相顧以為疑公獨不辭而視事則知至誠體國

遠近一心君臣之義旣隆中外之論大服明矣遠矣休哉㦲哉詢之蜀舟且知發成都不五十日而𧇊秦淮即此一節已是他人萬萬所不能及在某幺麽何敢僭越稱賛竊緣鄉黨子姪之分歡喜敬慕輒及其萬分一耳惟是違遠至今私以道里迢遥位勢隔絶不獲以時申貢寒暄興寢之問非敢懈怠諒垂寛察某孤賤踈拙乙卯春偶叨改秩無近闕近地冒昧就常熟一年之次去夏之初到官亦既一年且三閱月畏法率職黽勉絲棼鼎

沸之中其勞苦異他處仰恃鈞慈有以教誨而存芘之是所大望

又

某伏自去年初秋奏記籤府尋蒙鈞慈俯賜手答不勝榮感之私惟是揣分懼於瀆尊未敢嗣申興寢之敬其於瞻慕言語莫陳頃聞相公厭勞請佚優詔勉留至於數四凡留都之士吏軍民至於一道數十城之間莫不舉手加額望相公更駐歲月人人得以樂生受職於清

平官府之下而高懷雅興決去為期今茲果遂得請歸斾翩翩相見喜動顔色然中外公論咸謂勲德如許齒髪未衰宜位本朝以鎮宗社必於過闕之日亟有露門之命其如是天下幸甚某自下邑走官道纔百里深願候拜前驅之側躬叙欲言之悃而繁劇牽制之中勢不自遂徒切引領踊躍繼以跼蹐惶懼倘蒙矜軫其故人子孫危獨戰於風波機穽之間僥倖再考未知所以善後得於經從之地臺府欵謁之際借以一言為保全計

他日歸侍緑野趨走前後不爲相公羞是所大望

與莫侍郎叔光書

某少長田野鄙樸騃滯漫不知仕進節奏品式聽父兄師友指示古人義命之說意輙信其固然黽俛學仕直以家窮親老之故其實無一食息夢寐不念邱壑所謂求知覔舉之事自不解作此舉止言語而非有所自負且立異以爲高也旁視世人汲汲講論是事亦未嘗非之以爲人各有見不可求其盡同其在某雖不能求而

或當路大人偶然過聽而辱薦稱之亦知感激推謝受而不辭顧恐為善不堅無以自保持一旦變節毀行則為知己之羞而已恩館等語雖未嘗習道若門生之稱亦嘗施之於不敢用情之人此皆鄉里交舊之所知而未審門下之深信與否也去年調官之初嘗辱矜軫提挈之言不知所以稟受今春來茲伏匿僻陋姓名不登於几格逦者朝廷開薦賢之路尊兄列職法從宜得一世實材舉以報國如某何物小子而獨蒙眷眷不遺用

以充數聞之恐懼積日累月益以滋甚葢尊兄獎善振窮之德加於未嘗有求之士固足度越流俗然某之不肖自是以往誠安能自保其不為門下羞也若夫感激推謝之詞既逾半歲不自列於左右而門生之稱雖嘗施之他人不敢驟易其鄉曲昆弟之素於門下鄙樸駑滯乃至如此惟察其出於用情而非以自異幸甚幸甚

上楊侍郎王休書

某伏以秋序猶淺涼意未專恭惟提刑判院先生臺治

清高神相明德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具稟自叙行役狀

幸徹尊覽近者專使伏領賜教方深敬喜今晨遞筒踵

至忽睹薦牘下墜且蒙手札勤勤諭以至意伏自惟念

至愚極陋實萬萬不能如人獨其麤知安分不敢與輩

行爭進取而亦初非有意於為高也比煩軫問用以實

對豈謂門下遂加收拾而八字之褒尤為刻畫過甚何

以稱塞禮當亟脩啓事陳述謝悰而復鐫戒不許蓋某

最初得此於晦翁近得此於邱丈今得此於判院竊亦

榮於承命故皆不敢違也若夫師生之分其來已久前輩故事却不容廢區區惟當夙夜加懼期無變其初志以不為先生之辱繼自今亦惟先生嘗訓勑之不勝大望台眷東歸何以久未得書想勞懸念某自收老母三月間安訊後亦未通消息獨處於此真度日如年也四明今榜得人頗盛楊伯厚極可喜陳同父蹭蹬瀕老之餘乃魁天下造物真是難料然近世亦久不見此好狀元矣冗中復此稟敘萬一秋暑尚爾伏乞為天下善自

重以副省闥之召

上楊侍郎輔書

某宿來再蒙禮食隆寵教誨浹洽下情榮感彌不勝言某茲有控稟區區來此已數日邱文書中所懇雖賴大卿深賜許可然歲椿此數之諭未堅某未敢輕以飛報狂愚欲望先定此說使邱丈早得轉約二漕彼有從違豐約或更參訂久遠利害再議未晚若使臺大講盈虛相補之計及召節未至有以曠然蘇醒蜀民則邱丈之

所甚望而不敢必者又在書意之外某却自伺候數日得聞末議而去乃大幸也關戍一事可奏與否併在裁度某今日未敢再詣堦墀以勞顧揖輙此申述前意瀆冐威重俯伏俟命

與史開叔書

某頓首再拜開叔撫幹賢友去冬辱報書久不克嗣問但切懷仰即此暑月遠惟崇侍師相起居萬福開叔雖以私制少淹膴仕然得日夕師相之側承顏順色以盡

子道退以餘暇致力於學乃天所以進開叔之覉業爲
大受之基也更惟勉之某侍老母在此逾年幸安穩惟
知盡其職分一不萌干進取心頗自有味不料行止難
必忽爲邛丈見辟意中因亦欲一觀萬里形勢諾之矣
不能還詣府第稟叙專人貢狀師相畧附此紙無可爲
寄斂南詩藁一部漫往想亦自有之也益遠千萬珍重
不宣

又

某頓首再拜啓開叔府判直閣契友曩者張監鹽便中辱書尋常入遞具報未知達否翺翔半刺亦既累月往來者能道賢譽甚都慰甚慰甚即此高秋遠惟笑談風月神相台候倍增福祉某强顏劇邑已復一年有半僅此支撑度日畧無德以及民良自嘆慨所幸老母强健且年穀稍熟人情頗相安耳開叔胷中所存不淺近且能進學不已今時諸人愛重開叔者不過曰佳子弟耳唯僕之期望賢友大不止此開叔蓋亦自知之矣勉之

佐都有一言能為千里休戚者亦不宜專自謙讓庶不虛君之祿偶便奉此不究所懷向冷千萬盡珍重理以迓召節不宣

答王郎中聞禮書

請違數年惓惓尊仰之心不假自言曩者黄巖黄君來得惠書尋上報又嘗因虞鈐幹下書人便中拜狀皆達否比聆過闕奏事朝辭北來不勝贊喜而偵伺不的不知千騎過吳之日失於馳問皇恐恭想今已遂涓吉開

府仁賢所臨山川草木為之吐氣境内父老歡慰可知某黽勉劇邑兢兢度日今去替尚五箇月未知果能善去與否州家但見今日此邑之麤辦遂疑其有餘力而責備不已不知向來此邑之狼狽而無人敢承當也以此倍費分說然僕亦只自守其常聽命於天耳禍福豈敢計哉所幸老母強健此外無足云者尊兄作郡規模已熟毘陵素號窘乏多事然累政來亦不甚費力在兄固優為之然區區所望且當以察人才舉大體厚風俗

為本若其泛應日用未免相時適變要其圭角可稍磨礱其中不可易也恃愛厚輒僭及之宜興知縣張仲淶澤某之鄉人老成樸質能以字民為職者也望垂知遇幸甚邱丈聲迹相聞亦已通書否專人草草拜此天寒惟倍萬自壽

又

昨領問賜之重尋具謝必達繼聞體氣尚怯應酬之繁且自視無謂不敢以書瀆聽胡凡來此得詳起居狀極

以慰喜春寒益退伏惟神所護持台候倍以康勝尊兄下車以來綱條井井吏畏民服比雖或閉閤不出而外無壅事之嘆諸邑凜凜不敢少懈治效甚美聞之良亦欣慕但須見兄性頗不受觸遇事不平或怒詈傷氣舊恙之作恐亦由此區區忠愛之私願以為戒胡用之蒙以醫藥見知得書甚感激此公向來豪舉視錢如泥沙老而益貧有可念者然氣有不衰乃今得依二千石之門殊亦以為渠慶也

又

三月末留鄞中有汪兄者覔書進拜因寓叙悃愊不知達聽與否區區每思向來賜教有攬轡澄清之懷竊謂君子志在及物義不素餐以地以時要當如此果遂從欲將漕江東江東之漕光華為天下最見大夫有輿助一旦無過免之而厲節於兄中外莫不改視易聽嘆公朝之妙選而信吾兄之當仁也甚慼甚善伏想皇華載驅已留所部犯暑良勞明神相之台候起居萬福尊兄

風采不患不振紀綱不患不舉凡百官吏不患不人人自新然下情貴通謀慮貴熟接物貴和處事貴寛荆公之為監司也南豐常以書箴之其言有味顧幸毋忽某平昔忠愛之私素蒙識察敢爾僭横皇恐死罪

與施監丞宿書

比者兩得進見蒙開懐款語使人沛然滿飽請别半月美政之聲洋洋盈耳父老逢迎舉手相賀鄉邑幸甚某自鄞還家已數日更數日當奉親就道過復上謁請教

而西茲未暇縏叙而輙有冒昧之禀年來所至民物彫瘁役户絶稀惟義役畧可救之然議者多不主此說未識仁侯以為何如某居鄉每輙以此勸鄰曲而不敢强令所居一都稍稍樂從漸欲就緒且先推一名徐宗廣者抵替見役保副截自三月旦為始敢為封納其狀且令徑拜庭下其餘保正及税長名次一面排結當以面呈倘可領畧仍稍示主張之意益當有繼為之者田里小安風俗厚矣非恃仁侯在上亦何緣敢率易及此若

其可否更聽裁酌尤不敢必也

又

曩得秋杪所賜書幷新帖珍味之餉尋因叔晦之子行草草寓一紙不究感謝之懷諒徹呈久矣鄉里親舊相繼有書來各各誦循良之政不已如義役莊之代輸海堤之官辦豈惟吾邑所未有蓋四方所罕聞也仁心所存既到古人而才力又足以發之甚盛甚偉以僕之促促朱墨救過目前不能庶幾百分一則知他人之不能

及者不少矣大書特書于理固當僕實縣民所當援筆不讓而茅君宗愈之請至再甚欲作數語志其梗槩偶猶未暇已報之以春為期矣光祐復土越民方瘠而有此役能無騷動若吾邑當賴賢侯之賜歛不及民無疑也

與徐郎中似道書

逴遠清風歲月如許然夢寐依依猶若在竹所持蟹螯時也人事幾變參辰相望齒髮日凋愈深話舊之思自

承擢官帝城久欲奉書相慶縛身劇邑膏火煎熬怱怱不果便中乃蒙先以手札不意塵濁蕪沒之蹤而當世名流亦猶不我忘也忻躍感激如何可言頃聞太和佳政專用蔵富於民之意公堂觴詠正作山谷道人後身如僕固無此段風流萬分之一何當使僕亦得引例以告臺府耶清明高雅之姿瓌妙卓越之文給札視草階升自兹嘆慕下風日日以俟畧此展謝梗槩伏紙惓惓

與王郎中過書

某自弱歳游學校則已服膺先進重名今踰兩紀未遂
承教之願惓惓可言昨者吴丈國録書來説長者方槃
礴吴門少須班政之期而嘗扁舟抵玩芳亭有酬唱篇
章俯及不肖晚出恵然有不鄙相約見臨之意使人驚
躍大喜出於所不敢望葢亦嘗因吴丈以寄謝矣而未
及専書即負不敬之罪茲者歳序行晚天如欲雪而未
苦寒輙遣人舟迎致吴丈併以踐言請於門下儻遂偕
來為一二日款使塵容俗狀得自洗濯以叩清言之緒

其何幸如之餘遲面叙併冀推照

答常郎中褚書

某昨草草一紙併謝向來累緘之重而僕還又領教札益勤仍審詔授列院榮在首選區區窮賤之交可勝欣感贊慶之至門下粹德雅度長才清識於今世蓋不數人又好善如樂正子旦夕必栽冠豸府於以分别忠邪榮辱天下士必能不負國家矣甚善甚盛比通范叔剛書輙復妄發期之以春秋之責敢亦為知我者誦之可

乎叔剛言門下尤念及奇蹇慨然有同力相先之意此則非所敢望幸且置之計祠官滿日正見聯壁要津使蒙覆護得一部署幕屬足矣范兄會間併為及此此未及别書耳

與邱機宜書

某上覆機宜尊兄初九日人回領端午日書且拜侍郎所賜手札伏讀仰見知遇特達不自意何以得此因默自念侍郎英名蓋世而戚心許國根原正大而旨意茂

美固志士所樂附况於禮下賤愚中誠懇篤而某初無
黨緣干進之嫌老母又實未衰不憚遠適是真無可辭
者雖士友或勸勿行然其義未有以相勝也昔退之尚
從董晉張建封今侍郎萬萬非董張比而某奚疑焉於
是遂決計承命但侯之累日傳聞不一既未敢再拜書
亦不敢便治行昨日重領誨墨并蒙二百劵之賜今方
一面裝束更俟公文到即申郡起離蓋須批書印紙非
已被受不可輒去官也初欲畧歸餘姚恐遲留不敢度

二十七八間可去此六月半後可抵京口不知尚參侍出江不後期否若更須趲程即乞再飛報蓋某須著徑隨行舟不能獨追路也下書人謹先遣回冗沓草率皇恐不宣

與邱少卿書

去春從游君山登臨舒嘯之適回首又一年矣别後僻處海濵素懶作書書亦不敢盡言且復無便遂成曠闕獨嘗以一緘因劉兄轉達當不浮沈耶比過越見魏提

幹詢動靜忽聞尊兄冬〻中有悼亡之戚念惟伉儷至重於此何能自堪況晨夕慶闈問安佐餕顧盻悲感仰傷慈抱嬌兒愛女孺慕左右尤使兄盡然不易平也兄體力素弱端能抑情自彊不以此損眠食否某昨家居幸無事頗可繙書一不預知黜陟之報戍期既及不免汲汲將母盡室以來近方抵此明日當遂交事投身塵埃又自兹始禍福成敗知又當何如獨不忍負此心耳望門牆不累舍恨無越境造謁之堦幸差易於奉書請教

凡過謬之狀達兄耳目惟一一批示是望新闕竟如何

山陽定不遂耶人事天意正爾乖張亦聽之而已侍郎

先生已拜稟目時中千萬良食自重

又

某上覆梁縣大夫尊契兄即玆春序行晚風日清麗伏

惟懷章有象榮侍南來台候起居萬福某去秋貢問師

門不克别狀人還乃蒙賜書聯幅至勤至重感愧不可

言續見邸報有合肥屬縣之除不知果一定不復易否

邊遠荒凉雖可優游卧治然長才偉畧正當惠利民物禍福之來要自有定數何必避事如此想是便承見次恐慶闈未必樂此遠别如何如何老先生一閒十年今兹之出可謂黽勉然自頃來一朝主上而時事國論大勢已回顧諸人猶局縮苟且莫敢明目張膽剖心析肝為宗社長久安寧計者區區妄意惟先生能盡言且柄臣素所敬心而傾心願見為可以盡言言而得行天下幸甚不然奉身而退於吾何損而為榮多矣某已拜書

僭發其端然切計先生巳先有所處尊兄過庭試吏呈此狂妄之言可否比王友君保書中驚聞尊嫂安人盛年即世不勝怛然在尊兄伉儷之重琴瑟之和日奉尊章之歡退撫蘭玉之茂一旦失助哀思奈何人生孰能無情情與道一體非二物也司馬公有言始死而悲者道當然也久而浸衰者亦道當然也始死不悲是豺狼也悲而傷生是忘親也區區敬以此為尊兄獻可乎先生若不留中果遂東來必於通明候拜次不宣

與張提刑李曾書

比者貢狀寔謝謙施之重而便中再勤台翰伏讀益以榮感竊聆詔旨趣行逐騎踵集七州之民久望明使者之來而越人歲瘠又山陵事急想宜攬轡遄驅亟為一方之福某初期旦夕詣府得以展慶請達而恐偵伺失時瞻望靡及敢先申叙萬一區區雖占籍餘姚村落間氷門無生理不足以累二天之賜餘姚宰施宿德初司諫之子極有佳政孜孜為民遠慮勸義役興水利皆非觀美

會稽丞詹阜民有學行似已滿山陰簿王溭年少有才識四明司理潘友恭德夫左司之次子尤賢明練事三衢添倅史開叔彌堅魏公之季子謹厚力學於吏事不苟此皆某所深知者竊謂觀風問事似當以人物為先凡百可以詢訪委令無欺罔之慮故敢以告帥司幹官袁和叔國正左遷孤立閉門守祿得賜前席幸甚或尚有數日之留容續具稟次

與提舉俞郎中豐書

比者恭審輟自郎闈肅將使指賜環日淺既已表二千石之良攬轡星馳方大為數十城之福竹馬首迎於舊境木牛兼總於漕權凡竊照臨于胥鼓舞載惟清名滿世正色立朝義以為上無一毫之愧心仁之所存與萬物而同體至誠洞達於中外雅量莫窺其親疎有非妄庸所敢稱贊意將早登郎廟之任夫豈久勞原隰之行尚惟咨詢謀度有以布九重宵旰之懷則出入觀聽無或負一世春秋之責霜風始肅茇舍未寧與民祝公為

國自壽某不勝惓惓之至

與李郎中益傳書

前歲秋得侍見鄞江其後歲除始聞遂安趣戍去春匆匆此來不及以書稟叙非當時敢隱情不言也今歲二月郡中候吏遞至尊翰乃去腊所賜得審解組東邑晉階副郎不勝鄉曲區區賛慶之私惟中興大臣子學術治行趾美不墜巋然獨殿諸公至今惟門下一人向來掩抑棄置人無謂亦既自脫吏部常格及齒髪未衰聲

績昭著近臣大官宜可亟開薦口引寘臺閣矣然猶未聞何也某孤生小物汩沒沈濁乃分之宜心所兢兢惟恐負名義毀廉恥為父兄師友羞敢有他冀仰軫愛念感惕何言稟謝稽遲負罪甚大併丐昭亮

又

前年拜書蒙賜答之重去冬喜聞千騎西征失於偵伺脩賀已而瞻望逾遠竟缺音敬區區慕仰之心無日不馳於廬阜之陰湓浦之側想象庾樓風月如聆嘯詠之

音也便中忽聆教札存問温厚重拜藥物之恵極濟所
乏惟愛念不忘以及於此感激欣懼不知所言春淺尚
寒伏惟凝香燕寢台候神相萬福某領邑奉親不辭疲劇
亦不暇顧計利害禍福偶幸臺府皆賢長者濶畧保宥
使得稍安今替期尚兩月倘遂善去便是過望實皆門
牆有以芘之敢不自知九江名郡於今益為要地兵民
相錯商賈輻湊權重體尊然實無事可以閉閤卧治至
於經遠預防之慮又未免如尊旨有扼不得為者且復

輕裘緩帶品題巖壑彈壓江山以須賜環之下趣登禁近以究賢藴尚睎侍見伏紙飛越

長女答范氏書

欽聞先正則喜見其子孫自省寒宗而敢嗣為兄弟意不及此分或使然寵以多儀榮於下拜某人天資甚美足知代不乏人某人閫範未嫺且慮貧無以嫁曩二父之結友遽一言而許婚迨其今兮又何辭矣當期翁壻不減彦輔叔寶之風益幸門闌竊徼文正忠宣之福

次女答胡氏書

四世百年相為師友兩家今日遂託舅甥豈惟祖禰之寵嘉是謂天人之素定某人早自植立有聲故家某人貧知儉勤可事君子問名茲久納幣何辭占鳴鳳其必和佇乘龍之多喜侯翁憐女不與凡子已契夙心山公欲婦堪作夫人更徼後福永言欣幸莫既形容

姪女答胡氏書

侯家簾幕爭誇紅線之牽塾舍弦歌獨賞白圭之復凡

託婚姻之好孰如師友之間惟志尚之所同何豪華之足慕某人金玉其行不辱義方某人絲繭之功麤知女戒信其賢之可妻前有諾而敢渝子顧為之室家抑皆定分壻親受於父母謹俟佳期

宋生庇父定黄氏女書

僑居益久遂同桑梓之鄉嘉耦相求乃結松蘿之好問名伊始實幣以將某人慨文獻之家傳敢令廢學某人執功容於姆訓可以宜家既得吉龜願諧鳴鳳甥舅兄

弟之義於此開先衣冠門户之餘庶幾共振

邢子厚定李文授女書

念昔有連私極在原之感許令結好益欽繫紉之心某人艱難方讀於父書某人窈窕夙嫻於姆訓竊有不孤之望願尋可妻之言敢先五兩以為儀將候三星而請日誠知天幸此兒獲事於膺門惟顧冰寒何意遂攀於齊耦

茅季德回李氏定姪女書

姻聯最舊今為三世之榮盟好所尋敢不一言而定我哀門而何取公眷誼之不遺某人秀發之稱當應魏舒之宅相而某人柔惠之質方加庾衮之訓詞得壻佳哉託孤足矣龜著咸吉鴈幣鼎來實維先兄之寵嘉敬拜使者而受命心之所喜言豈能形

戴氏定陳氏書

婚姻所以繼世男女欲其及時况辱毋黨之盟重結兒曹之好兹為美事幸有成言某人姆訓有方亹亹七篇

之戒而某人儒風是慕孳孳六藝之傳爰不失於因親又何辭於非耦鳳占孔吉定非他姓之常談鴈幣初陳固出吾家之記禮

趙大資姪定莊氏書 原註仲禮已娶其姑今從弟聘其姪

訓飭兒曹頗覺弟昆之無間夤緣姻好更令姑姪之相從足慰我心實有天幸某人嫺於姆訓無不柔嘉某人迪以師資亦克敬畏爰講絲蘿之聘俾尋瓜葛之盟便想宜其室家一門交慶抑使施于孫子百世不忘

李叔文子定陳氏女書

疇昔問名已佩百金之諾今兹納幣敢愆五兩之儀必有禮詞以導誠意某人名門懿範定知道緼之尤高某人新學小生豈謂南容之可妻不自慙於非耦遂辱貺於成言慈訓丁寧想見牲魚之巳祭佳期咫尺佇歌駁馬之于歸

符氏定趙氏女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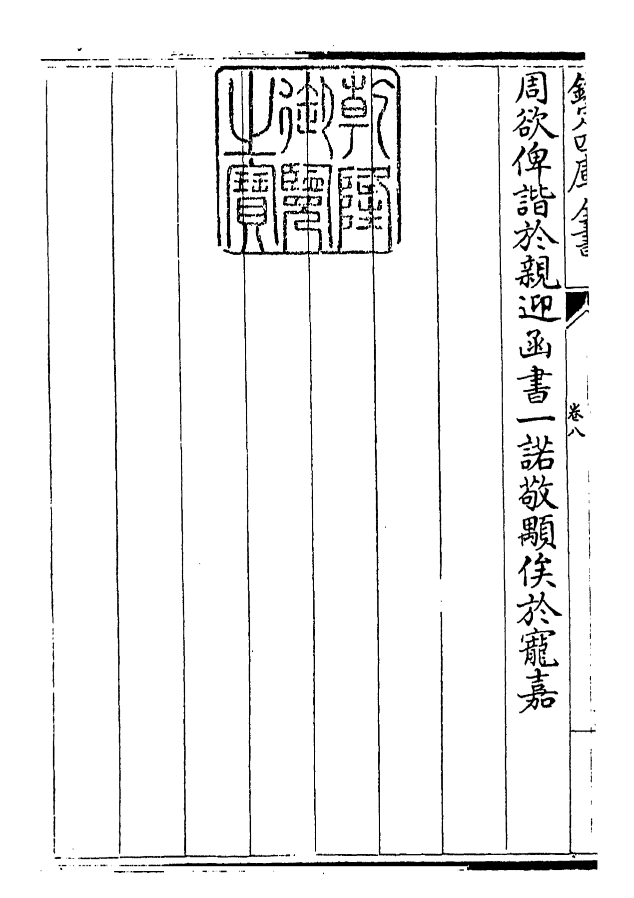
玉葉金枝所謂齊非吾耦篳門圭竇敢云平豈長貧宰

傳柯斧之言許締松蘿之好卜而龜吉禮以聘交某人慶襲侯門兼全容德某人年踰壯室有志功名已蒙禁臠之知願拜諾金之重婚姻所以繼世何敢不欽男女欲其及時嗣茲已請

胡氏迎李氏女書

父母於子皆願為之室家婚姻以時蓋必詢於卜筮念已問名而納吉今爰奉幣以請期不能盡講於多儀抑亦少將其厚意惟仲冬之月吉與丁卯之辰良輪御三

周欲俾諧於親迎函書一諾敬顒俟於寵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燭湖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俞光豫

燭湖集卷九

宋 孫應時 撰

策問

問易始八卦文王重之然繫辭稱神農黃帝堯舜制作之原葢取諸噬嗑大壯益夬等卦文王之前卦名安有此歟周官太卜掌歸藏連山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然則八卦之為六十四自夏商已然而曰始於文王何哉噬嗑大壯益夬云者庸知非舊名歟虞之官占

意亦有書連山歸藏禹湯所用而文王皆廢不取何前
世聖人之於易猶有遺恨也且又有疑者爻辭蓋文王
作安得遽有王用亨於西山及箕子明夷之證彖辭固
孔子作安得自有智者觀其彖辭思過半矣之誇仲尼
晚而讃易當魯哀定之間而穆姜論筮前此數十年何
其與乾之文言同也汲冡魏書後此近二百年其易乃
有陰陽說無彖象文言繫辭何夫子之易猶未行於戰
國也易之義深矣學者所未易言而其成書之先後始

未不可不知也故敢以問

問儒者羞稱桓文之霸竊嘗疑之春秋子齊晉語稱管仲何哉方周之東黍離之風降於列國兵向徵齊晉扶名義以尊天子却戎夷以存諸夏春秋之亂不可計也桓文之故不可試論之乎夫五霸桓公為盛其實似不然者蓋桓公得齊三十年始能一用師於楚漢水方城之對彼其辭氣未懾也堂堂中國之諸侯下盟其一乘之使而藉手以還兵未一二年而圍許救鄭之兵已復

北出桓公晚與之爭東夷而吾之力衰矣晉文反國未幾而城濮一戰潰楚之二軍殺其令尹楚惕息請平者十五六年終文公襄公之世而狼淵之師乃敢窺中國耳然則桓公之服楚恐未可與文公同日語也方齊之霸也晉國陸梁山河之間滅耿滅霍滅魏滅虢滅虞桓公不敢問而晉之主盟也齊秦匹敵俛首聽之其强弱又孰愈耶桓公之業僅終其世而晉之子孫代長諸夏百五十年其久近亦孰優耶管仲之才偉矣其所以經

營霸業者果何為然歟晉之諸臣宜若不及管仲由是言之不幾於反勝歟雖然聖人以桓公為正以仲為仁何其言之大也學者又將安考乎併條其説

問東晉立國江左考其終始葢多故矣自南渡五六年王氏首亂至蘇峻桓温父子踵之皆以州鎮撓敗都邑根本無備何太甚哉始上流未得蜀永和中乃擒李勢後復陷於苻堅盜於譙縱備多而力分且賦入止於東南不已窘歟晉史不志兵觀其前後用師率不過四五

萬極或八萬人耳兵籍葢寡殆非五胡敵也然以是立國猶傳世百有餘年其間又能正名仗義遣將出征一進一退與彊敵角由祖逖以下嘗收河洛入關陜者數矣陵夷寡弱之中而力何以辦此歟其尤難者苻氏感兵百萬自以投鞭塞江可一日而無晉曾未深入一戰瓦解天耶人耶謝安弈棊飲酒遊談自如以傲大敵乃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安誠矯情鎮物姑為是大言者非歟淝水之勝此進取之大機安遲迴久之乃使

謝玄北出已適爲慕容姚氏之資矣又何委也論中興之功必曰王導時人以安比馬假設二子易地而處使安佐中興導當苻堅謂將何如東晉之事稿矣然原其所以危而能久怯而能勝勝而不能進則夫立國之始内外輕重之勢取財之地制兵之法與夫二臣所以經晝而扶持之者要皆有失有得不可以不知也參諸今日之事亦將有可上下其説者丐悉數之

問士不要於道義而以豪傑自命以功名自許者三代

之時無有也洙泗之間無有也而見於後世特多是安所授受哉究觀其說不過慕管仲孔明仲之功聖人固稱之而仲之器則聖人小之矣孟子謂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而他日有取於陳良則學周公仲尼之道而後學之所宗者也管仲曾西之所羞豈孟子所謂豪傑哉史言孔明嘗自比於管樂而以後傑見稱於司馬徽世以為孔明之學固已如此然當漢分裂姦雄蝟起智勇爭奮孔明獨閉門高卧非劉玄德之賢且正而三顧益勤似無出理彼以

功名自許者其然乎孔明才略固大而自稱獨曰謹畏其言語行事信然至其取士不曰忠純良實則曰性行淑均彼其所以為俊傑者毋乃頗與後世異耶且管仲以名尊周而孔明以死殉漢一匡天下之功孔明有所未就若三歸反坫之事孔明所不屑也此其人物本似不倫則自比管樂云者殆猶有說而遽以豪傑功名之士例之何哉天生奇才氣高識遠不用之於任道立義而區區管仲之慕功未可及而器先似之又以託諸孔

明是何故也豈非常之士固非常人之所能識歟試相與證孔孟之意論次管葛之大略因以觀諸君之志焉問自孔孟沒異端並起道術破裂正學不傳漢興六世始黜百家崇六經而兩漢經學大盛然專門名家不能相通士不知道頗知道者西京董子揚子東京未有考焉柳黄叔度郭林宗其近乎未有諸葛孔明本體正大而亦未粹也魏晉以風流為勝清談為賢其間文章之習日興亦日以靡老佛二家始紛綸參錯天下南北相

望經生學士僅如辰星訖隋而得王仲淹意可與董子揚子相上下者乎唐三百年卓然有意孔孟獨一韓子然其淵源粗略矣總之自漢而下經術文章自分兩途經生規規模學文人浮夸無實至談性命道德必出於老佛起而謀人之國家則是三者皆不足用而刑名權謀功利之説實陰制天下之命若是者千有餘載可不悲夫宋有天下明聖在上人倫正德氣洽人文運開傑士輩出始則經術益以通明文章益以古雅嘉祐治平

之後舂陵周氏河南程氏關中張氏始以孔孟絶學為諸儒倡文必要於六經經學所以窮理盡性立道成德出可以治天下明王道之正斥異端之惑千五百年破碎分裂之學於是復見天地之大全可謂盛哉蓋今學者雖三尺之童皆知論說此義而羞前代經生文人之陋習是何以能然而可以不自慶歟敢問均此文也經也均此人也均此理也昔何為而蔽乎今何為而明乎豈道之債起天而非人乎抑學之得失人而非天乎孔

孟之教本如日之中天何以遽無傳乎近世諸儒之學初若珠之在淵何以卒大顯乎董揚諸葛王韓諸子信皆有得於斯乎叔度林宗其意象風旨亦果合乎濂溪二程橫渠其論或頗不同何以同於知道乎昔之經學今其孰取昔之文章今其焉擇異端何時而迄息王道孰云其易行抑今之士或竊諸儒之言而諱其名或襲諸儒之名而戾其實是亦何為而然哉言及之而不言不可也

問所貴儒者之學以其異於淫巫瞽史也彼以技吾以道技用之必窮道無自而能窮技之於道遠矣彼曰金禳火禜榤中則虛吾則曰灾不勝德修誠可以格天然邇者之旱自夏而秋民心嗸嗸主上側身修行如周宣六事自責如成湯而郡太守禱祠祈禜無虛日誠與物俱至宜應不旋踵而感通之不速何歟豈巫史之說亦有時而信歟夫旱乾水溢有請於天君相守令責也而民庶致祈佛老者雜然靡所不有甚者怪誕之人亦欲乘

時而售其妖妄僥覬偶然而邀敬於世古無是也而流俗則然縱之歟抑少抑之則是乎今既秋矣雖雨無益於溉者至廣賑救之策不可不急講浙西八郡仰食者不知其幾而栗之籍於常平僅三十萬石被旱不無輕重而獲中下熟者甚少自今至來歳食新其日月甚長吾之術賑糶以防涌貴賑濟以止流亡必也不出三千萬石之外何以蒐足而善後常平所儲之外曰勸分曰補官曰通販之類可舉而有益者何事諸君優游庠序

篤道正俗其學粹矣荒政非細務可無講之有素用之不窮之術顧併言之以備採擇

問天下之風俗非學士大夫爲之耶三代而後二千年間其變多矣周之盛也不惟俊造賢能之選皆足以知道而入德蓋雖婦人女子小夫賤隷而其言語行事可以編之六經禮樂教化之積固使然耶讀左氏春秋傳其人物議論之美雖蕞爾國猶不絶書愈久而不衰也當時之禮樂教化豈猶先王之舊乎戰國去春秋近耳

而風俗遷以大壞士爭為縱橫捭闔兵刑權詐之學紛紜馳騁務以傾覆人之國家以遂其汙賤無恥之求於是二周三晉實為游士說客之淵藪夫周之文獻晉多君子其遺澤餘韻寧無足賴一何至此極歟漢初諸侯之賓客郡國之游俠尚有戰國之風未幾一變而儒門盈於天下然西都之季士氣乃病於委靡東漢中葉驟崇名節大抵矜高峻厲魏晉之際故老猶有存者而虛浮放誕之俗忽起而不可制江左人士更以風流名勝相

夸其後一旦衰歇魏周隋無足論唐興而文章之習尊矣元和長慶間作者方盛無何朋黨之俗輒熾洶湧久之已復消散就盡訖於五代天下若無復士大夫者國朝文明熙洽鉅儒碩德名公俊人森然並出其學問文章氣節行誼往往兼前代之長宜若可以追還三代之盛顧南渡以来五六十年浸亦不满人意蓋今之弊人才日以凡下而宏遠方厚之器少士氣日以熟爛而振厲英發之操衰科舉之學諛聞寡見而不本於道義揩

紳之志營私自利而不存於國家佞諛犇競以為常欺謾文具以為能靡靡嚚嚚不可殫舉夫豈無卓然特出不徇流俗之士而要其風聲氣習大抵然矣嗟夫此非有識者所當憂乎嘗試論之古今士俗無慮數十變而皆不相似也豈天地之間推移摩盪之理莫知其為之者耶抑其倡焉者皆有端而激焉者皆有故耶倡焉者有應有不應激焉者或宜然而不然亦皆有說否耶彼其方盛而輒衰豈盡有摧折之者乎其既變而不返其初豈無復挽回之

者乎世之言士俗者常歸之於上夫自春秋戰國以來如前所述者果皆上之人使之乎矧今天子明聖躬德義興學校重選舉丁寧訓告非不詳作成涵養非不厚而士俗猶自若也是又將安出乎然則欲今之士俗復如祖宗之盛由祖宗之盛而復如三代之時豈終不可乎願共講之

記

遂安縣學兩祠記

宋紹熙之二年會稽孫某為嚴之遂安令始至謁先聖

先師視黌舍閴然無肄業者問所從來曰幾三十年矣曩者或壞屋為傳舍為庫庾為賈區前一年令趙君始葺之未及於教也乃擇學長一人受徒其中未幾衿佩四來經誦譪閙而某吏事之隙旬一再往問難講繹益勸於學明年元日設濂溪周氏河南程氏三先生之祠於講堂東偏以廣漢張敬夫先生嘗守嚴陵東萊吕伯恭先生同時為郡博士實相與講明正學興起俊茂有功斯道為世師表亦設其祠西偏會諸生告之曰學者

學孔氏者也然自曾子子思孟軻沒孔氏之書僅存而學不傳千五百年名人巨儒孰不自任斯道而道之統不歸焉惟濂溪河南師友淵源之懿相承益光扶皇極正人心於是王道明而刑名功利之說熄聖途闢而百家異端之辨窮異時六經語孟微言大義汨汨破碎於淺陋雜駁之談乃今發越條達簡易平實本乎性善經乎人倫而用乎治國平天下破瞶為聰砭矇為明荀揚以來莫或進焉是以學術莫隆於本朝而議論莫正於

今日故惟三先生為得斯道之傳豈可誣哉若三先生之學中間猶欝而弗章三十年來乃大顯於天下則廣漢東萊之力為多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蓋孔子之學亦由七十子尊而守之非私為黨也世或相與指目姍侮三先生之徒謂之道學此正可笑夫道學豈惡語哉道學姍則相率為無道且不學而後可乎陋者又曰吾學孔孟何以周程為曾不知孔孟云者近世諸儒之語在漢魏晉南北隋唐未有以孟氏配孔子者也今習

尊孟氏而疑周程是知以昭祔祖而不復知有穆者耶東萊嘗云世人輕訾周程顧第弗深考爾斯言平而有味某誠不自揆敢誦所聞以風曉諸君其亦端車正轍自歸聖門無為妄論所回惑哉若夫事浮靡苟利名工於言悖於行尤非興設祠之本意請重以為諸君戒諸生曰唯願記其語於石乃書以遺之

桐廬縣重作政惠橋記

桐廬負山為邑其南東挾二大谿泝東谿稍北有浮梁

焉曰政惠橋者驛道所從出也谿發源天目下接潮汐湍注洄洑其廣千尺我宋大觀中縣始作橋尚書黃公裳名之南渡以來蜀漢閩廣江湖之往來京師而陸行者畢繇此橋旗驛輿馬絡繹連日夜橋之治不治其利病滋不輕紹熙之二年橋之不治而廢也蓋十年矣其知縣事錢塘孫侯叔豹至官訪其故笑曰吾在此使人病涉可乎則躬自區畫量功命日厥十月戊子工徒丕作此再浹辰告具十一月庚申落成聯舟八十艘上施

平栰離合為四十節廣尋有四尺朱欄鐵維百用堅好壯於舊制行者大悅桐廬之人喜而告予曰嗟夫偉哉橋之廢十年吾有司非忘也難之也侯来近耳而橋輙成若是其易何哉吾稽其費緡錢七十萬侯出私錢倡之計度轉運使沈公詵攝郡事鄭公益聞而助之合居其十之一他皆民財也然異時或峻罰籠民猶悍不聽而侯特勸語之弗强財入出不付吏使其豪長者自治焉侯談笑其間勞来拊循而小大驩趨獻技出力一築

不施工用十倍蓋吾里父老自省事來橋役屢興未見有如侯之政也吾將伐石而紀之何如余曰是何足為侯道哉侯天下豪士平居抵掌扼腕憤憤有為國家滅讎敵心其所規為大矣鬱不得施忍而居此直小試其才智於毫髮間耳何足為侯道哉侯未老也會當有立斯世子其少俟言者踧然曰唯唯雖然吾邑誠侈橋之功而甚德吾侯不可不書且詒來者有繼也迺略次其本末與問對之辭使歸刻焉明年閏二月初吉孫某記

慈溪定香復教院記

慈溪縣之西境有精舍曰定香繚山阿瞰澄湖蕞爾一區而氣象幽勝其始唐天復中浮圖道恩所築里人張氏實以其地畀之宋淳熙己酉歲十二月張氏裔孫執中偕耆老數十詣縣言定香故教院也更為律七傳矣不振益衰今玆律亡其師環視一方獨教師子淵最賢有如迎致定香訓譯其書復為教院如初宜可敢以為請縣言於州州之羣律師惡其厲己合辭沮之當是時

長樂林公栗由兵部侍郎出守明號當世耆儒敏於決事造次必有詞采既覈定香故籍命大浮圖議之朋黨相攻莫敢質言公嘻笑曰教與律一浮圖法耳何以爭為且其辭不及子淵子淵之賢審矣為判其牘者再皆數十言卒如執中之請明年子淵遂主定香其徒日集而既復興執中等悅公之賜而慶其有成也相與募公判於石謁余記之余儒者雅不道浮圖事而挾余宗家固請不得已因謂之曰古者司徒之教一道德以同俗

後世老佛並駕與儒為三不已病乎而佛之學則亦教律分立與禪為三不愈病乎吾將有問乎彼彼必曰其本一也吾亦曰其本一也而一果安歸哉若夫末流愈下操戈同室嚚嚚蚩蚩紛攘衣食類多若此夫又何足致詰然則林公之判有司之職耳余之記事之實耳有遊定香而問其故者當亦循其本而思之又明年紹熙辛亥正月壬子孫某記

遂安縣三亭記

昔薛存義宰零陵作三亭栁子厚美之以為高明之具游息之物於為政有助焉此言有理特不可與厲民蠹財佚遊荒樂者道耳遂安置邑在萬山中令所居枕小山可登覽政和末郘洪作亭其巔邑人吏部郎朱异名之曰雲宅為記為歌刻石猶存未以文章自許然不思所謂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感慨悄愴非名也山頗多古木其下荒穢不理石徑峻圻登者半塗足倦無所憇亭亦壞漏余至官逾年始治葺之因闢榛莽度形勝捌

二亭於半山與故亭鼎峙左亭直仙人諸峰奇傑娟秀參差疊重整立相向妙巧天出幽靚深穩不見闤闠最予所得意者題曰飽山取退之賴其飽山水之句蓋道其令陽山時也右亭蕭然木陰之中題曰貯清取淵明中夏貯清陰之句也雲宅之稱既舊難頓改就改之曰登雲取謝康樂共登青雲梯之句也文書之隙曳杖獨行徘徊上下心舒目明休沐觴客談詠竟夕柳子厚所謂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儻庶幾焉柳予所以名三亭之

意想康樂之適而非放慕退之之賢而不怨懐淵明之歸而未能然余之去留有時山之景趣無窮而斯亭斯名之興廢因革未可知也聊書之石以告後之好事者紹熙壬子歳四月乙丑燭湖孫某記

福昌院藏殿記

余里舍之東二十里其鄉曰上林其溪塢曰游源有佛氏之居曰福昌院者唐長慶四年僧衆曜之所基也例毀於會昌復於大中其始曰永壽院錢武肅王時改焉

至宋紹興初僧惟岳更其殿而大之法蓮者為輪藏而屋之體修者募其藏之書皆未就而死於是其徒中暐等五人相與謀繼其役鄉土寒嗇無所貸乞中暐獨苦心强力寸累銖積不弛不亟四十年而畢成今其藏宇囷囷隆隆金碧玲瓏函書滿中殿則翼翼鱗鱗周楯重軒像飾一新蓋其費緡錢二萬焉里中長者嘉其勞也屬余記之噫佛之入中國千載矣其宫室滿天下壞修窮人力或百倍於兹儒者病焉欲排而去之莫能也余

思之矣蚩蚩之民其心思智慮耳目精神不能自主也而主於習習斯信信斯久久斯化矣古者禮樂達乎天下民朝夕習而化之而後世之民不復知禮樂為何物矣今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荒聚必有佛氏之居為之依歸則猶三代黨庠遂序之所也其鐘鼓儀物諷誦講說則猶三代絃歌鄉射之具也儒者不能以道得民而佛氏得之將誰責歟古今道術之變而關乎天地盛衰之運將誰能任之歟然則凡佛之徒盡心力於其法者

余方歎且媿焉奚暇訾也乃不辭而為之記初與暐并力者曰從六從本從徳宗鑒其佐之者曰中秀中閏慶元二年歲在丙辰二月甲戌餘姚孫某記

法性寺記

餘姚之佛寺三十有五獨法性舊為禪刹址縣之東岸江之陽瞰嚴灘揖南山門廡翼翼殿堂耽耽浮圖崇崇像設嚴嚴稱其地勢為邑壯觀里中父老顧瞻太息而謂余曰子知其廢興之詳乎建炎庚戌是寺毀於兵大

士有靈栖塔僅存餘皆瓦礫之場也名僧行持芟舍以說法其徒羸糧僦宇而從之耳歲累月積寤寐茲役然良遇者立經藏葺浮圖矣清敏者營庫庀矣了可者清譽者啟文室作山門矣其大且難者睥睨逡巡莫敢任也今長老廣惠實行足以孚衆强力足以習事不弛不亟以漸以久大士之殿雷音之室次第奏功蓋甓丹堊內外畢飭前所未備一如其志蓋自淳熙之甲辰迄嘉泰之癸亥居二十年而後登茲人睹其今之成豈謂其昔

之墟哉寺之田裁一頃僧鉢尤不足恵募於人則有長者董遷捐膏腴五十畝為之倡非輕畀也賢恵故也恵於是刹誠大有功匪今斯今計及無窮善不可没是宜得書伐石請子子其許諸予曰凡天下之廢興成壞莫不有數存乎其間數必有其時時必有其人是刹之興數也亦時也廣恵人也夫數與時難知而人不可不自盡人事果盡則數與時皆合矣士大夫任國家之大事如恵之勤勞愈久而不懈矣乎功業不建則曰時數然

也非誣天歟噫七八十年之間燬而未復者可勝惜哉吾於恵有感焉遂為之記寺名所起與其大士之靈則文昌樓公之殿記在

泰州石莊明僖禪院記

淮南在承平時盛麗甲天下兵興逾六十年無事益久而城池塗巷學社官府凡州縣之制度與夫疆理圖籍生聚教訓之政圮廢苟簡十居七八吏往往工於自謀刻日待滿問所當為輙委曰難平阜沃壤荐灌莽榛𣗥

數十里無居人其居者葦屋土牀雖名為富人大賈亦不事牆屋林園為樂生寧處之計吏媮民疑形氣寒凉豈其數之未復歟而其為浮屠法者則方經營披攘興壞圖新以績於成彼其慮事獨不與吏等何哉石莊在如皐南九十里大江之瀕空荒窮僻之處也有明僖禪院者靖康間所賜名火敗水齧故墟為江紹興中或撤江之中流摩訶山之廢佛殿徙置今所稍屋其旁殘僧守之陋且益隳寮主僧至者蒐拾囊橐無何棄去前後相

踵淳熙十年蜀簡州僧希問至笑曰吾無待於寺而寺乃有待於我殆命然耶則悉捐衣貲斂財募工累積毫芒寢廬靚深齋堂明寛重門外嚴别殿旁峙栖鐘之樓舍客之室廡庾庖福具體不侈為之五年無不如志環松柏數千鬱然以茂以其餘力市田十頃築室營稼貯緡錢數百貿易諸物其徒日增而用日饒又曰江水益盪而北異日復齧吾寺則買高燥田三十畝於他所亦藝木環之備徙築焉蓋其廉勤不懈而為計久遠至此

嘻余嘗行海陵如皐之間以訪石莊矣其始也望遠而神傷弔古而意悲不知是寺之可遊也今入其門恍然異之為之洒然以喜希問年纔三十餘魁梧端爽有智慮人也惜其失身異端無用於世其所植立儒者所不道余獨因是以思使淮南之州縣吏皆以若人之用心職思其居勇就厥事雖經遠之功未可立見要之日葺月增規隨後先實民固圉稍追承平之舊觀以佐規模之大畧豈誠難哉為浮屠則能為士大夫則不能似不

宜爾也既希問請記遂書余意以諗觀者庶有激云

蘭風酒庫廳壁記

官無尊卑人為重輕柳州稱表高能令所居官大不已其賢乎哉建炎以來羣帥往往占聚落專榷酤以佐軍用久而歸諸户部稍自辟吏董之淳熙五年始命天官通為左右選闕越餘姚上虞之間有酒庫曰烏盈後更之曰蘭風其鄉名也三十年間筦庫之士余知二人焉其一贛州曾君樂道茶山先生之孫杞菊翁之子東萊

呂先生之舅弟也其學行粹然金玉其吏能好整暇酒政大修而文墨談詠之樂自若高出當時輩流之上繇此顯名而階膴仕今汀州使君也其一丹陽蘇君雲章蘇氏在唐號四代相家文宗親篆四字刻玉印賜之我朝衣冠益盛明德相望淳化參政元祐丞相滄浪翁後湖居士其尤著者也雲章魏公四世孫也復踐世科以文雅風調屈居其閒而亦克勤小物善於其職諸公爭薦之二君者蓋能令所居官大者耶凡士必行其志權

酤非所以行志也榷酤職辦而不失儒者之度他日之行其志可必也予故於此信二君之賢也雲章秩滿以書來曰吾庫題名未立為我記之予不佞因道其所知以為蘭風之庫由二君而重將觀於來者年月孫某記

餘姚縣義役記

昔在我孝宗皇帝臨御久長勤求民瘼嘉謀日聞命出惟允數洛役法之弊多所更定乃淳熙六年春二月臺臣有言民之厭於差役久矣間者所在郡縣父老或相

與謀率金市田以為義役行之有年豪宗大姓無復仇訟而驩然相親中家儒民免於蕩析而安土樂業其效甚美惟是姦胥猾吏無以弄權取資嗾羣不逞專欲沮敗陛下明聖幸知義役之便已敕諸道勸民舉行德至渥也臣願復下明旨凡民間願為義役者聽凡官吏撓敗者有罰庶幾人樂就義以成輯睦富厚之風奏可當是時部使者郡縣奉旨從事民既翕然丕應然縣令長誠意有至有不至則亦或成或否或以成而遂廢其維

持至今歌詠不衰者四方猶多有之餘姚越之名邑也遠則帝舜氏之餘子所封猶有歷山潙畔之遺跡在漢則嚴子陵之故鄉其風烈未泯也故其士廉以厚其民淳以勤勸之以義實易於他邑然義役之行惟吾邑最先廢則以吏胥害之猶如議臣所云也慶元二年吳興施侯下車按故籍或連數都無正長名氏而訟役者往往皆歷歲未决喟然曰阜陵政令炳如日星宜法萬世刲茲未遠曷敢不承且夫民貧訟滋公私交病若是非義

役其安出於是有龍泉鄉之二都首以為請侯欣然許之里民白事温顔賞勞為明其約束寛其期會省其追胥而優其社田之征賦吏若民或從旁以計撓之輒斥未幾遠近競勸比三年通邑十五鄉而就義役者十三鄉矣侯一撫之如初則為總其規式參其得失同其戒禁異其物宜定為正長之名次及其歲月周而復始以至於死生貧富水旱豐凶升降損益之變稽謀於衆具有成約不留一隙以啟後姦籍而上之於府於外臺皮

而藏之於縣廡於鄉校俾民異日有恃無恐猶懼其軼

也又刋其凡目使户知之噫侯之誠心慮民極至於此

真不負阜陵勸行之本旨推此心也雖古之法度其宏

濶精密舉後世以為難者猶將可復獨義役哉義役告

成邑民大和天人叶應年穀善熟輯睦富厚厥有休緒

歲時里社舉酒相屬皆曰天惠我侯使我登兹今侯去

矣誰其繼之其繼惟人其信惟書嗟我子孫無忘厥初

則使来請記於某某亦邑民也嘗賛成父老之初議頗

復效侯以勸常熱而條貫靡竟遠不逮侯故因備著侯事私志其媿云侯名宿字武子其為吾邑興利除害之績甚衆則未能併書也

南驛記

餘姚挾江為邑凡部使者别駕之巡歷幕屬椽曹之問事貴人重客之東西行者雖憩津亭受賔謁實舍於舟舟多大艦寢處自如不復以便安華潔之居責於邑故邑有津亭名驛非驛而未嘗之事惟吏於是邑者始至

與迫去無所館率僦寓民屋淹日閲旬其葺故迎新當預從者至一再月公私病之久矣趙侯清臣為縣之三年得浮屠智崇之屋一區於縣南之圓智寺吏白是無主後法當入官乃增作聽事三楹繚以藩垣榜曰南驛驛出入稍回遠然北近江於艤舟亦宜專為邑官到罷寓家之地而屬予記之予惟侯於是驛有三善焉博惠官儕匪謀其私一也不溷民居觀聽具宜二也因廢為利不勞不費三也來者繼今合知侯心無姑息他客使

久擅斯宅無徽福浮屠俾規復其廬凡居者一日必葺毋遺後以歲歲則侯為永有德於斯邑侯宗室近屬昆弟皆以文儒自奮聰敏豈弟多善政可紀是驛蓋其細云侯名善湘官奉議郎年月日孫某記

客星橋記

自漢建武以來千餘年嚴先生之高風激越宇宙天下尊之無異辭先生吾餘姚人也晚耕於富春山富春析而為桐廬釣臺屬焉自文正范公建祠而記之釣臺之

名大顯崖石草木得以衣被風采發舒精神傳繪於天下其邦人尤以為榮而吾邑之地靈人傑世反不傳非闕歟土俗所記吾邑少東江瀨粼粼潮汐上下常有聲是為子陵灘意者其初之釣遊處也東北十里有奇峰曰陳山拔立千仞秀表一方而叢石隆起在山之陰據峻陘俯長川以望東海是為嚴先生墓意者嘗家是山而歸葬也傍又有山曰嚴公山有古叢祠曰先生廟其應史占如此豈誣也哉乾道中故太師史公鎮越始告

縣表墓道起精舍曰客星庵而為之田長吏以時奉嘗陳山臨大浦民橋其上舊壞淳熙十年僧清式大改作甓石如虹袤百有五十尺石欄翼之甚壯六年乃成里人相命亦曰客星橋將使四方之士舟車之過焉者喜其名而相告也江山其改觀乎先生之故里其與釣臺並傳乎倘亦史公之志也哉噫嘻利欲昬人萬世同流非聖賢孰興起之惟伯夷之風廉貪立懦惟先生亦一倡東都之士凜然以名教風節相高千載之下猶與日月爭

光信乎其得聖人之清也豪傑之士今豈無有况於覽
先生之遺迹想其人之如在其感慨何如也邑子孫某
敢記其事於石且歌之曰山川之靈兮人為重輕風土
之傳兮人為晦明先生釣遊有榮一州先生故丘云胡
弗求陳山雄雄石梁崇崇斯名斯歌以諗四方慶元四
年戊午八月壬辰記